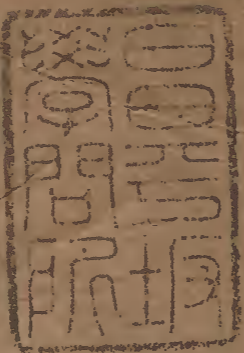


四書經註集證

論三本

六



漢書門			
八	六	二	一
三	三	三	一
二	六	三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二	漢
七	六	二	書
函	三	二	
八	三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11
冊數	23	(6)
函號	277	170

四書經註集證
共十三



論語卷之三

公冶長第五

朱熹集註

漢書文庫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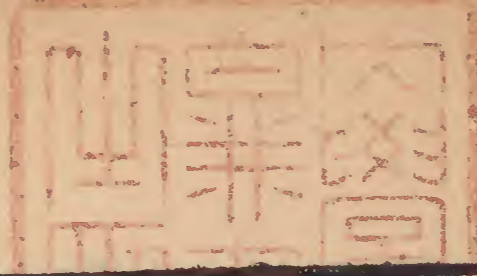
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

同縲力追反
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

家語第子解長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史記正義公冶長能解禽語故繫縲皇侃論語義疏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二界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已死云不知所在公冶長日向問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嫗往看即其兒已死嫗告村司村司問從何得知嫗曰公冶長道如此村官曰公冶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囚錄治長付獄主問公冶長何以殺人公冶長曰解鳥語不殺人主曰當試之繫公冶長于獄六十日有



論語卷之三

雀緣獄柵上相呼治長含笑吏啓主主教問治長治長曰雀鳴嘖嘖嗟嗟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往啄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豬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按公冶長孔安國註云姓公冶名長范甯曰名芝字子長皇侃疏以治長為名朱子從孔註

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縲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

類篇繫或作縲正韻縲或作縲漢書賈誼傳束縛之繫縲之師古曰縲以長繩繫之也司馬遷傳幽于繫師古曰繫也繼長繩也按集韻縲大索也或云黑索何晏論語註縲繫也朱子因之與師古說異又說文繫係也易中孚有孚繫如疏相牽繫不絕之名也

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綆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家語曲禮篇南宮縲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夫子誨之曰爾母從從爾母扈扈爾蓋憐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按禮檀弓亦載此事

南容孔子弟子

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召其大夫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史記孔子世家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家語弟子解以習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汙弟子行獨居思仁公言言義而禮子貢問南容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後反載其實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左傳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容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叱女而不在死居南宮名縲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

禮檀弓鄭注敬叔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左傳杜注說南宮敬叔孔正義說南宮氏也敬諡也叔字也又字容也字括也名諡一名縲按漢書古今人表有南宮又有南宮敬叔顏注于南容曰南宮縲于南宮敬叔曰南宮适後儒因此起難紛

紛致辨不知集註
自本註疏之舊也

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
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

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
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
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心量
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
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
為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禱斯焉取斯焉於
子賤孔子弟子姓名不齊

家語弟子解子賤仕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
子大之說苑子賤為單父宰辭于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
母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
不可及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下承命乎將行過于陽
書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書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
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鱗也其為
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
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僕于道子賤曰
車驅之車驅之陽書之所謂陽鱗者至矣于是至單父請其
者老賢者而與之共治黃氏曰抄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
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劬引其肘書醜
則怒之欲好善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
君曰子賤若吾憂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
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家語屈節篇齊攻魯父老請
縱民穫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也說
苑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
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
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
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
友事十人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于
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
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

所治者邑也又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
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孔蔑曰未有所得而所
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學不得明所亡者一也俸祿少
饋粥不及親戚親戚益疏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
問疾是以朋友益疎所亡者三也孔子不悅而復往過子賤
問如孔蔑子賤曰自我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
文今履而行之是學益明也所得者一也俸祿雖少被及親
戚是以親戚益篤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兼以弔死問疾
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
聖門通考子賤後為魯使吳卒于道漢書藝文志儒家宓子
十六篇

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
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
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

反展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

禮明堂位四代之器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
瑚周之八簠周禮考工記旅人為簠實一殼崇尺厚半寸唇
寸三禮圖瑚受一升制度如簠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
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簠而銳下周禮舍人凡祭祀共
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鄭註方曰簠圓曰簋按明堂
位云夏璉殷瑚而包成鄭元等註論語皆云夏瑚殷璉朱子
因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
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
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

家語弟子解仲弓生于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弟子行篇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刑政篇仲弓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子曰聖人之治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其次以政尊民以刑禁之

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處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

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

小學嘉言篇陳忠肅公曰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賢人

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

家語弟子解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執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脫焉通考墨子刺其刑殘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已所致何傷于德哉韓非子儒分為八有漆雕氏之儒漢書藝文志漆雕子十二篇注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

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後也

論語注桴編竹木大曰楫小曰桴爾雅釋言舫附也郭註水中鐘後方言附謂之鐘鐘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方舫附桴箴箴音義同說文筏海中大船也編竹渡水曰筏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

按周禮春官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均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夏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與小司徒法可此所謂以田賦而出兵者也四書名物考隱公四年左傳版邑

以賦與陳蔡從服處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也

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

左傳襄公八年楚伐鄭鄭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三十一年子產曰敝邑編小介于大國謀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于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

釋名邑猶佻邑人聚會之稱也疏千室之邑卿大夫采地有一同民有千室者也

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按說文宰官名玉篇治也增韻主也周禮地官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又如季氏使閔子為費宰子游為武城宰子夏為莒父宰所謂邑長之宰也詩小雅諸宰君婦禮曲禮有宰食力又如仲弓子路冉有皆為季氏宰所謂家臣之宰也邑長見檀弓以我為邑長於斯也家臣見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潮朝音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家語弟子解子華閑於賓主之儀弟子行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成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賓禮禮以賓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淮南子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然戶子仲尼儀服不修則以公西華侍曰吾以自厲也家語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禮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辟音皮緣也從冔後兩旁終竟此帶盡緣之也諸侯素帶終辟但朱

裏餘與天子同大夫素帶辟垂惟緣其兩旁及垂下之紳士
練帶率下辟率音律言單用之而細緝其兩邊也下辟者署
及兩旁俱不緣惟緣其紳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
組三寸并竝也組帶之交結也天子至弟子其紐約之物並
以組為之廣則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
五寸欲便趨走故短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人
以下率四尺五寸三分之而紳居二分故長三尺紳鞶結三
齊結即組也皆長三尺大夫大帶四寸言其廣雜帶君朱綠
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言其精密
肆束及帶肆作肆餘也謂約束帶之餘組及紳之垂者勤者
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大戴禮黃帝黼黻衣大帶註古者有
大帶有革帶大帶束衣革帶繫鞅佩之類身章撮要署帶革
為之古鞶帶也亦名鞶革自乘輿及文武衆官收守丞令不
及騶寺皆服之秦二世時始名署帶按此是便服之帶非公
服之大帶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
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

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
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
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
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
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
汗與平聲下同

爾雅釋宮牆謂之墉亦謂之墼釋名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淮南子舜作室築牆茨屋令人皆知去巖穴此其始也

畫寢謂當畫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

爾雅釋宮鏝謂之朽郭註泥塗也左傳圻人以時填館宮室漢書顏注朽所以泥飾牆也

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日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禮表記俛焉日有惟孜孜斃而後已惟

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

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冥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

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易乾卦象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

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

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

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

申棖魯人史記作申棠家語作申續今史記以棠為棠家語以續為續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慾亦以棖為棠闕里文獻考鄭康成陸德明王應麟夏洪基皆以為兩人唐開元宋大中祥符間皆以為一人朱彝尊曰作兩人者是

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

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曰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躡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也之若子

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

世本孔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叔丞鉏鉏生民叔羈羈生昭叔起起生圉春秋定公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左傳哀公元年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十一年初太叔疾娶于宋子朝其姊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姊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疾之弟使室孔絳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禮祭統衛孔惺鼎銘曰乃考文叔與舊者欲作率鄉上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

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

問為文者

汲冢周書諡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闢嗣王業攻于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諡敘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又經天緯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白虎通諡篇諡之為言引也引烈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故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諡也死乃諡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士冠經曰死而諡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諡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諡何諡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諡也

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為文以此而已

蘇氏曰孔文子使大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

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

弟遺室孔絳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

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

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晉語注鄭穆公孫公子發之子左傳襄公八年鄭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師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即公子發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十年鄭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產聞盜為門者虜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驕帥國人助之殺盜眾盡死又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從之眾而後定十九年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子展子西帥國人殺之而分其室立子產為卿二十二年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寡君子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

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驕又從寡君以觀戲于楚晉于是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率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溴梁之明年子驕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耐與執燔焉問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問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執事實重圖之二十四年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思之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毋寧使人謂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二十五年鄭子展子產伐陳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數俘而出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陳我周之自出桓公之亂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堙木刊天誘其衷陳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

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多數
 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
 莊為平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服舊職命我先君武
 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乃受
 之及晉程鄭卒于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問為
 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
 產喜以語于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
 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思其始而成其終
 朝夕行之行無越思如農夫之有畔其過鮮矣二十六年鄭
 伯賞入陳之功賜于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曰自上
 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
 賞禮請辭邑公固子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將知政矣
 讓不失禮又印堇父與皇頡戾城麋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
 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
 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
 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彼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
 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又楚子為許伐鄭人將禦
 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
 進而歸乃易成也子展說不禦寇二十七年諸侯之大夫為
 會于宋欲以弭兵既會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
 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
 以卒君既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產賦罔罔桑趙孟曰武請受

其卒章二十八章蔡侯歸自晉入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
 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
 之今還受享不情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傲情以為已
 心將得死乎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又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
 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今子草舍毋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
 小有五美宥其罪辰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
 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
 于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
 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
 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于鄭見
 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三十年子產相鄭
 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駟良方爭未知所成叔
 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上莫能相
 下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禍至無口矣又伯有嗜酒子皙伐
 之伯有奔許人謂子產就直助疆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
 難誰知所敵或主疆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斂伯有氏之死
 者而遂行子皮止之子產入伯有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伐
 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子羊
 肆子產殛而葬諸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乃止又子皮授
 子產駘辭口困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
 聽誰敢犯子善相之又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

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
 以從其事而要其成何愛于邑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
 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
 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
 伯石為卿辭太史退乃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
 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又子產使都鄙有章
 國都及邊鄙車服分尊卑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
 有封洫封疆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使五家相保大人之
 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樂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
 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
 之而逐豐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從政一年與人誦
 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我其與
 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
 之以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
 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晉
 侯使士文伯讓之子產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諫誅無時
 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
 得見又不獲開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
 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
 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
 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
 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棘人門不

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成賓見無時命不可
 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若雙薦幣修垣而行君
 之患也敢揮勤勞文伯復命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
 而歸之乃築諸後之館叔向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又鄭人
 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夫
 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
 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侍尼聞是語也曰
 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又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
 未知可否子皮曰願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
 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
 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於鄭國棟也棟折
 榱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
 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
 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子皮曰善
 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
 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知害面乎抑心所謂
 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昭
 公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
 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
 犯請于二子使女擇焉適于南氏子皙怒欲殺子南而取其
 妻子南以戈擊之子皙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釘幼

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而數其罪放之于吳又鄭為游楚亂故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私盟于重隧公孫黑疆與于盟子產弗許又晉侯有疾鄭伯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巨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大叔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如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仰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厲水之災于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僑聞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合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晉侯問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又楚

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犇櫟郊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惠焉是年冬圍謀弑鄭於自立殺伯州犂黑肱奔鄭又楚靈王命圍也即位游吉如楚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二年公孫黑將作亂傷疾作而不果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凶人不終命也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吾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三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具田疇王以田江南之夢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問於子產曰時從鄭簡公在楚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懼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遲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又楚子合諸侯于申使問禮于子產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其善相小國楚子示

諸侯侈椒舉諫不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忠楚矣汰而復諫
 不過十年又于產作丘賦國人譏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為蠶
 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于產曰何害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
 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惜于人言吾不遷矣六年鄭鑄
 刑書叔向諄子產書以責之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
 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七年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
 韓宣子逆容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羣有加
 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
 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
 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賜子產莒
 之二方鼎伯有為厲子產立良止伯有子以撫之乃止子太
 叔問其故于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及子產
 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厲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
 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于
 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
 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做邑之卿從政三
 世矣鄭雖不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
 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為鬼不
 亦宜乎又罕期殺罕騶奔晉韓宣子問其位于子產曰卿違
 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做邑亞大夫也
 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實之得免其死為惠大夫矣

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敬也使從嬖大夫十年晉平公卒
 子皮如晉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
 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于皮
 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子皮盡
 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存行之夫子知之矣我
 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其我之謂矣十一年楚師在蔡
 晉會于厥憇以謀救蔡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
 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墜楚盈而罰之蔡
 必亡矣是年冬楚果滅蔡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
 氏之廟子產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塤塤
 下棺也道直故早弗毀則日中而塤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者
 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我喪豈憚日中無損
 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于
 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又晉侯享諸侯于產相鄭伯
 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十三年晉合諸侯
 于平丘子產于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于太
 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晉令諸侯日中
 造于除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反夕
 子產問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日昔
 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
 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討中
 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答之曰諸侯若計其可

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子產歸未至聞
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
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
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十六年晉韓起聘
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不共恪孔張後至
立于客間款政禦之適客後又適縣閭及事畢富子諫曰孔
張夫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
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
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于孔之後
執政之嗣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
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
子寧以他規良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渴諸鄭伯于產
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弗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
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吾子何愛于一環盍求而
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
故也夫大國之人令于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
一否為罪滋大若韓子奉命以使之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
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將焉用之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
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
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曰
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白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
我叛我無強賈特此賈誓故能相保以至乎今吾子以好

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入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
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
也亦弗為也敢私布之宣子乃辭玉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宣子私觀於子產以玉
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我死也敢不藉手以
拜十七年多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
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瑋玉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
八年五月火始昏見宋衛陳鄭皆火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
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竈以保民也可以救
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
遂不與亦不復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晉人新
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
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官使公孫登徒大龜使祝史徒主
祀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
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
炙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
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元冥回祿祈于四鄗書焚室而寬其
征與之村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又為火故大為
社被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太
叔之廟在道南子產朝過之使毀于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
兵登俾晉之邊吏讓之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
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啟貪人

薦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十九年鄭駟偃卒其子絲弱幼也父兄立子瑕偃之叔駟乞也晉人使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喪先大夫偃其于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我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又鄭大水龍鬪于洧淵國人請禁之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讓之則彼其室也我無求於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二十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崔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崔符之盜盡殺之盜乃止仲尼聞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詳下章文仲本傳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

史記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左傳襄公十八年桓子卒嬰嬰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二十二年初晉欒盈得罪奔楚晉會諸侯於商任以錮之欒盈自楚奔齊欒子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國之莊公弗聽晏子曰禍將作矣二十五年崔杼弑公晏子聞難往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君死也曰亡乎曰吾罪也乎哉吾已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臨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

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
 得亡之將用何歸門啟而人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
 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柩日而相
 之是為景公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
 天嘆曰慶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二
 十八年及慶封敗公與晏子即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
 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
 欲也益之以邱毀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邱毀非惡富
 也恐失富也二十九年吳季札聘于齊謂晏子曰子速納邑
 與政乃免于難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難
 高之難昭公二年齊侯使晏子請繼室于晉晉人許之初景
 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
 諸爽塏者對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
 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故煩里旅公笑曰子近
 市識貴賤乎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
 景公為是省于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
 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復其舊宅公弗許
 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十年齊樂高氏與陳鮑氏有隙相攻
 遂伐虎門晏子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
 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
 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二十年齊侯疥遂店期而不瘳梁丘
 據裔款曰是祝史之罪也請誅祝而史歸公告晏子晏子對

曰祝有益也詎亦有損聊攝以束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
 雖其善祝豈能勝億萬人之詛君修德而後可公說東有司
 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又曰于沛既還晏子侍于過臺子
 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
 為和公口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
 烹魚肉燔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替其
 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
 成其政也葢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
 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
 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平德和今據不
 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淫
 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
 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
 君何得焉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
 取誣焉乃止又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曰美哉室其誰有
 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
 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
 之公也薄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
 世若少濟陳氏而不云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
 對曰唯禮可以己之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

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善也

苑晏子使楚晏子居楚為小門於大門之側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賓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乎何使子對曰齊命使各有主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臣最不肖故宜使楚也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解左騶贖之載歸久之石父請絕曰吾聞士詘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己方吾在縲絏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贖我是知己而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中也于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相時薦其御為大夫節儉力行重於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禮禮器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檀弓一孤裘三十年說苑晏子病將卒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子壯而視之及此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悅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

世本魯孝公生僖伯疆疆生哀伯達達生伯氏餅餅生文仲辰疆字子臧因以為氏家語再求曰臧文仲知魯之政立生

垂法於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左傳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柔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與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文仲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國語魯饑文仲言于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謹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滿卿請如齊公使往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罔公太公之命視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左傳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賑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公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二十四年冬周襄王出居于鄭使使來告

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犯敢告叔父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國語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信公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晉不以故班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從之獲地于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請賞之乃出而爵之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鳩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于僖公曰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君盍請衛君以示親于諸侯公說行五十二穀乃免衛侯自是晉聘于魯加諸侯一等衛侯聞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左傳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又夏父弗忌為宗伯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姜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五年楚滅六滅蓼文仲聞之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按魯有塞關陽關之屬凡六故法議而不征文仲廢法以稅行客命姜織蒲為席以侵民利得蔡國君之守龜于蔡地長尺有二寸遂築藏龜之室刻山于節畫藻于稅極其靡麗有海鳥名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以為神使國人祭之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問穆叔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

居猶藏也蔡大龜也

漢書如淳注蔡國出大龜顏師古注蔡國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至傳襄公二十三年臧武仲白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昭公二十三年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餽句以下為信與僭僭言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僕句不余欺也家語好生蓋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此自文仲居蔡之事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儒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不賢所不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漢書食貨志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元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男龜五寸禮禮器諸侯以龜為寶家不寶龜

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

禮明堂位山節藻稅鄭註山節刻構楹為山也藻稅畫侏儒柱為藻文也孔疏講楹今之斗拱侏儒柱梁上短柱也鄭氏曰邊楹謂之節宮室之節士首本大夫達後諸侯斲而礪之天子加密石焉無刻畫山藻之理廣雅楹謂之柱爾雅釋宮采唐謂之梁其上楹謂之稅楹謂之藻郭璞註稅侏儒柱案即楹皆謂斗拱也詩召南于以采藻陸璣疏藻生水底有二

種其一種葉如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蕪俚雅沉者曰蘋浮者曰藻藻蘋類也

蓋為藏龜之室

周禮春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

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椀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張子曰山節藻椀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乘史道學傳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屏居終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恐失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橫渠先生著書說正蒙西銘嘉定十二年賜諡明公淳

熙元年封鄧伯從祀孔子廟庭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

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

左傳正義周禮六卿太宰為長遂以宰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為宰楚仍別有大宰之官名上卿為令尹者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為名皆取其正直也

子文姓鬬名穀於菟

學林廣韻上聲穀乃后切乳也去聲穀奴豆切乳也而入聲穀字無音奴口反者左氏多假借用字亦或變篆為隸時變作穀字也子義當作穀字玉篇彪彪虎也左氏用於菟字蓋亦假借耳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于邾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邾淫于邾子之女生子文焉邾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邾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

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國策楚成王立子文代子元為令尹子文因鬪穀之殺子元也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子朝曰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以舒國難舉將以靖國量力以輔敵薄惠以撫下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勤于社稷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度人以用人薄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違他恤說苑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鬪其貴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凡立理者將以司犯王命而察觸國法者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以義不若以義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于是楚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勿小置理失人以違夫子之意乃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蔞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國語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謀夕也每朝設餽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子文辭而逃王止而復人謂之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宣公四年初楚司馬子良

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卒子越為令尹乃亂攻王師于滄滋楚子乃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子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

莊子田子方篇肩吾問于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也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按此與子張所稱符合但以為叔敖事恐記聞之誤仁山金氏曰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鬪班殺子元鬪穀於菟為令尹至

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為令尹其後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三十三年子玉為令尹其後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則傳政子玉呂臣子之後子文又終為令尹也三仕三已別無可考豈子玉呂臣子之後子文以太宰執政而代之歟按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我以靖國也夫有大才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子文治兵于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蔿賈曰子之傳政于子玉以靖國也靖之內而敗之外所獲幾何此亦舊政告新之證

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

廣韻崔齊丁公之子食采於崔因以為氏左傳杼事齊惠公有寵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既而復歸靈公八年

使杼為大夫慶克佐之初公廢太子光及公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崔杼殺高厚而兼其室莊公四年將伐晉崔子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六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聞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開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聞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石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疴不能聽命退于公宮陪臣子振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崔子立景公而相之側莊公子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娶不躡下車七乘不以兵甲初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立明成請老子崔崔子

許之偃與無咎弗弔曰崔宗邑也必立宗主成與疆怒殺二
子于崔氏之朝崔一怒而出其衆皆逃使人求駕不得使圍
人駕寺人御而出日曰崔氏有福止予猶可遂見慶封慶封
曰請爲子討之使崔蒚帥甲以攻崔氏崔氏燬其宮而守
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東郭
姜益變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益

齊君莊公名光

左傳魯襄公十年光爲太子高厚相之以會諸侯于鍾離不
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
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秋諸侯伐鄭崔杼使光先至于師故
長滕侯十九年齊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
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
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閒諸侯難光
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
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
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
光殺戎子尸諸朝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二十一年莊
公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冬會于商任莊公不敬
叔向曰君必不免二十三年秋莊公伐衛遂伐晉取朝歌爲
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戊郟邵封少水以報平
陰之役乃還遂襲莒門干且于傷股而退二十四年莊公親

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蘧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
蒐軍實使客觀之秋公問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蘧啟疆如
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
莒侵介根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

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

史記田世家敬仲如齊以陳字爲田氏田穉孟夷生潛孟莊
田潛孟莊生文子須無左傳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將伐
晉陳文子見崔子曰將如君何崔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
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
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
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公卒伐晉二十四年齊侯既伐晉而
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蘧啓疆如齊聘且請會期齊社蒐軍
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二十八年齊景公與諸侯朝于晉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
爲于晉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
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慶
氏之亂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將何得對曰得慶氏之
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十一月乙亥嘗于
大公之廟亂作公懼陳文子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

十乘四十匹也

金仁山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為乘古者車馬出于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

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苟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責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

按春秋傳魯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子文為令尹魯僖公二十三年使子玉為令尹則子文相楚凡二十八年當魯莊公之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十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五年卒子文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此僭王之事魯僖公元年楚伐鄭鄭即齊故也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乃釋之十一年楚伐黃明年滅之十五年楚人伐徐敗之于婁林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襄公為孟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釋之明年又敗宋師于泓二十三年年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此猾夏之事

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

按莊公之弑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又申鮮虞責問丘嬰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傳獨不載文子事其後三年崔氏內亂慶封攻崔氏盡俘其家杼縊而死傳又不言陳子至明年文子父子始與謀攻慶氏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羣公子以殯莊公尸崔子于市焉是失正君討賊之罪又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



之兵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則文子自出奔及復反止二年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

文子季友之孫左傳文公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秋文子將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十二年冬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十三年冬公請平于晉還鄭伯宴公於棐子家賦鴻雁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十五年秋齊人侵魯西鄙文子告于晉冬晉會諸侯於扈將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是以復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於魯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十八年文公薨子宣公立時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

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委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藏之名類奸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弟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於是會於平州以定公位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

也七年春吳伐郊鄰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文子餞之私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敵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敵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子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况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九年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夏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勞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十六年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宣伯使告卻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文子於荏石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卻犇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

事晉則夫二臣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矣乎信讓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放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行父及晉卻犇盟於扈召叔孫豹於齊而立之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櫛以自為櫛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齊姜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櫛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四年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櫛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櫛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櫛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五年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
 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

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
見祿去 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
公室章 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
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

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

世族譜莊子速之子左傳晉文公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
既而反國魯僖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
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
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
侯出居于襄牛晉與楚戰于城濮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
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
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復
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

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
稷不有行者誰打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
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
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
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泮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
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提髮走出前驅
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犬走出公使殺
之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
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
衛侯歸之于京師賓諸深室甯子職納蒙鐘焉元咺歸于衛
立公子瑕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醜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醜
不死魯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鼓王乃釋衛侯衛侯
使賂周獻治董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
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獻先入及門遇疾而
死治墓辭卿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十日三百年衛
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
其族類不歆其祀祀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
也不可以聞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魯文公四年衛侯
使甯武子聘于魯魯與之宴為賦淇露及形弓不辭又不答
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
王宴樂之于是賦淇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
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于以覺

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
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

按左傳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二十六年即
衛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于向則莊子嘗逮事成
公矣至二十八年傳稱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乃成公即
位之三年也故四書備考云武子未嘗事文公陳抱冲亦曰
有道無道總指成公時有道在前論也無道自失國以後論
也然陸稼書先生云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只當依註
斯言可釋後人之疑矣衛文公名燬左傳魯閔公二年初惠
公之即位也少昭伯烝于宜姜生戴公文公為衛之多
難也先適齊及狄滅衛國人立戴公以廬于曹是年戴公卒
文公立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王敬教
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僖公四年
文公從齊桓公伐鄭蔡伐楚五年從齊桓公會首止六年又從
齊桓公伐鄭圍新城八年從齊桓公會于鹹十五年從齊桓公
會葵丘十二年從齊桓公會于淮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圍
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殿請從焉
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二十二年從宋襄公伐鄭二
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出亡過衛文公不禮焉二十五年伐邢

滅之夏四月卒衛成公名鄭文公子魯僖公二十五年即位
左傳是年冬與魯侯及莒子盟于洮修文公之好且及莒平
二十六年齊伐魯衛伐齊以救魯洮之盟故也二十八年春
晉伐衛成公奔楚尋自楚歸衛冬晉執成公歸之京師三十
年成公復國三十一年狄圍
衛遷于帝丘魯宣公九年卒

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
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
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
不可及也

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
比干是也詳微子章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
斐音匪

更記孔子世家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季康子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按此與萬章所引不同說見盡心

此孔子周流四方易繫詞周流六虛荀子周流四海曾不崇日道不行而思歸之歎

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支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更記索隱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諡也伯叔又其少長之序路史怡姜姓也禹有天下封怡以紹烈山是為墨胎成湯之世析封離支是為孤竹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伯夷之國也其君姓墨胎氏

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醢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

漢書古今人表尾生高師古曰即微生高也戰國韓策與女子期梁下而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醯醋也

釋名醯多汁者曰醯食品須知醯酸味亦曰醋釀米糟爲之也食品中用之所以殺腥肉及其氣亦所以釀菜而柔之者也周禮天官醯人掌共醯物

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左傳昭公十四年巴惡而掠美爲昏市恩不得爲直也

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唐書儒學傳啖助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于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蓋如史佚遲任者論語類考按漢書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太史吳程云自班馬以來皆謂左丘明即傳春秋撰國語者故孔安國注論語以爲魯太史也或謂傳春秋者非左丘明乃楚之左史倚相薛應旂又以左丘明爲左史倚相之後杜預左傳序云左丘明受經于仲尼然孔子稱左丘明之所恥曰丘亦恥之則左丘明當是孔子之先輩今左傳序事于孔子既沒之後至于韓趙魏滅知伯之時則傳春秋者似非左丘明矣左丘氏明名故史記或稱左丘然自漢以來率稱左氏而杜預乃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鄭樵氏族志亦云左姓丘明名宋封爲中都伯

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身述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

言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

說文裘皮衣也國語隕霜而冬裘具周禮天官司裘掌為大裘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身章撮要古者有大裘有黼裘有黻裘有功裘有褻裘大裘黑羔為之示負也黼裘雜黑與狐白為之黻文也良裘以鳥獸毳毛為之功裘以狐青麋虎狼犬羊等皮為之

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易繫辭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賈誼鵬鳥賦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付與萬物而已

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

廣雅羈鞅勒也勒謂之繩廣韻羈馬絡也又馬絆也
集韻鞅繩也禮檀弓如皆守社稷則執執鞅而從

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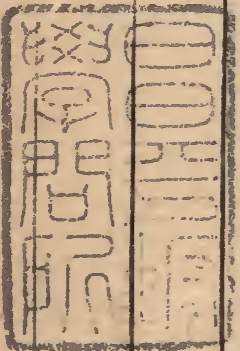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

金仁山曰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荀子禹過十室之邑必下

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朱子答問註疏之讀不成文理按註疏音焉如煙讀屬下文故朱子改焉為如字且屬上句也



古書

國史館藏

古文書卷之十

入生質之漢晉也夫于坐味而朱嘗不致學矣

十筆交也必下
家山雷于禹戲

古文書卷之十

